



湯子遺書卷六目錄

賦 頌 論 辨

璇璣玉衡賦 有序

金臺懷古賦 館課

懋勤殿賦 擬館課

長白山賦

籍田頌 有序 順治甲午館課

十三經注疏論

二十一史論

春王正月辨

湯子遺書卷六目錄



湯子遺書卷六

睢陽 湯 斌 潛菴

賦 頌 論 辨

璿璣玉衡賦 有序

臣聞蓂莢初生古帝識明時之義澤火成象大易垂治曆之文朝廷之政令未施奉若之儀規先備蓋敬天即勤民之本而法天實凝命之原自容成定握算六術已昭黃帝聽合宮五行較著南正司天北正司地重黎釐職於陰陽暘谷候春昧谷候秋羲和致嚴於分至莫不仰觀俯察上律旁羅然

湯子遺書卷六賦

一

古吳沈孫管錫
金閶劉藻文刻

存其理而缺其儀未盡觀占之哲有其數而無其器難成稽察之功尚考虞書聿垂偉製躔度窺於寸管星文運於圖機聚山澤之精華極人工之貴飾誠授時之要術步曆之宏規也然而至德難聞成模漸斲精思罕遇不無章會之訛叅驗或淆遂有統元之誤以建申為建亥魯人之月令無憑以食卯併食辰齊廷之度數何舛太初曆稱邃密壽王猶議其非乾象術號精深韓翊尚指其短固由天行之難定實亦制度之未精觀會通於古今應彰明於

昭代恭惟

皇上履端建極麗正凝神日就月將光華協於天地朝乾夕惕奮迅象乎風雷道在欽崇凜曰明而曰旦功深宥密謹亦保而亦臨時憲之曆久頒永年之法新勅合元會運世之終始辨五十二家之殘叢將見合璧聯珠歲書太史大章舍譽日紀靈臺乃復上稽典謨究明遺憲旁招庶士敷奏宏詞將假翰藻而明三才藉筆泉而協五紀臣罔窺理數素昧天人幸際昌辰敢辭蕪陋謹獻賦曰

緬鴻濛之初闢邈莫知其紀極仰遼廓而無垠識

湯子遺書卷六賦

二

蒼蒼之正色渺終古而左旋疇轉輪而不息羅萬象於周迴建極紐於南北三垣表內外之宮庭列宿畫中原之邦域圍九重兮誰營里九萬兮孰測維邃古之神靈肇觀天而作則揆茫茫之元化總睿聖之範圍粵重華之膺籙紹放勳之巍巍初受終於文祖乃躬攬夫萬幾方類禋之未舉首申命於衡璣蓋執中以體會於淵穆自觀察而效法其精微亦猶七十載之光被四表其功用惟本天治人而不違若夫魁衡招搖之密運陰陽寒暑之潛移非叅稽之不爽何庶績之咸熙矧乃天雞曉唱

曦馭晝跋朝浴滄海夕耀崑崙景近極而炎暑景
遠極而易昏居牽牛而一陽來復舍婁降而春風
易溫龍山未足誇其燭光夸父無由效其駿奔至
夫繼離宵曜夜光融融朐眊警闕朏魄示冲應潮
汐之消長從箕畢而澤風日退度於十三遂置閏
而成功再如木德行仁太白秉義熒惑主禮辰緯
藏智惟填司信位王四季或期歲而周天或累年
而遷次或方進而復留或既分而忽會信薄食之
有常乃伏見之難泥初偶乖於累黍久漸易其機
樞何以測算不失於晦朔氣數罔愆於盈虛惟至
人德合蒼昊制準乾圖璣運外而規圓衡當軸而
虛中兩極相望於直距九行環繞夫紫宮大梁實
沈之周列鶉首鶉尾之麗空四遊兩環定經緯表
裏之準三辰六合挈卯酉子午之鍼運纏離於晷
刻轉造化於尺尋東作南訛畢協於節序攝提孟
陬宛肖夫天心隨波降升似昭回之銀漢與日環
遶象靈烏之迅飛晝晦重陰而儀度不愆烈風雷
雨而僭忒不譏飾以弘瑤綴以美璣璫璧精瑩雲
霞之色可挹夜光璀璨星宿之芒依稀雖曰以管
窺天何能持小而測大要之因衡察象實可殊途

而同歸。後若萇弘子韋之探賸，索隱梓慎禪竈之極渺窮工。殷周之巫咸史佚，魏齊之石氏甘公。王朔唐昧之觀星候氣，尹臯吳範之視日覘風。漢唐則壽昌一行之術密，宋元則沈括守敬之業崇。其用器也踵事而增華，敷衍而不窮。或造輪扇而刻木，或倚渾儀而鑄銅。或削蓮花以傳箭，或斲觚稜以盤龍。誰能不祖奧言而述成規，遂可察氣數而合蒼穹。豈若倚蓋彈丸，蟻旋磨轉術家之微渺。無聞法象之探索，猶淺彼張衡之藻翰，稱工洛下之經畫，推善靈憲之圖書。猶存歲差之考稽，難舛損益適宜，縮羸合撰，足以驗同氣於天人，通至誠於幽顯。是以帝王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時幾必勅視聽，毋惑常扶陽而抑陰，更緩刑而尚德，雨暘寒燠若其序，歲月日星順其職，皇猷玉潤而東壁聯輝，帝典金清而左角不忒，煌煌乎執大象而撫地中，面稽天若卜年萬億，敬抽毫而作賦，若身隨臯夔之班而遊唐虞之世。

金臺懷古賦

館課

冀野漫漫，燕雲莽莽，樓煩之碧岫，峻嶒易水之洪濤。沆莽北走，紫塞鴈門，南通恒霍，上黨施以漕渠。

軸以太行誠帝王之都會豈霸主之封疆乃若朝陽門外桑乾河邊如雪白沙如山碧峽崗陂陁而半留路逶迤而中斷向秋莖之蒼茫對寒流之漫漫尋昭王之遺跡懷昌國而浩歎不辨黃金之臺焉知碣石之館當其戰國紛紜燕趙雄武西盪秦雲東平海霧戈鋌如鱗旌旄如雨固已俯峭函而淺衡湘誚稷下而陋蒙羽且其百里求賢千金市駿郭隗綰緇樂生珮印鳳不及棲麟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秀菊於是謝禮義之干櫓閱武騎之朝衝軾錦車而前騫驅魚軒而繼蹤乃飛閣宏敞高榭

崢嶸萬乘顧今駐綵騎旌旆翔今進瑤瓊故能設寶器於寧臺陳大呂於元英返故鼎於磨室植汶篔於薊城至於臨淄有如靈之卒邯鄲有執篋之賓既刊有功之印遂疑奇計之臣實爲謀而不終應感慨於斯晨若乃秋風暫起百卉淒蒼霜封野樹鴻鴈南翔則有壯士於邑俠客魁壘珮長劍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憑玉砌而唏噓臨青松而浩慨長嘯兮撫碧空短歌兮凌滄海亦有簪纓公子殿省名流荒郊樽酒南陌輕艫看渾河而似帶望山雲而如樓撫石嶙而惆悵悲望諸之不畱豈若

凌霄飛雨，銅雀鳳皇。玉階金闥，雕柱錦牆。輝煌乎
嶽瀆，照曜乎清漳。不過歌舞之美麗，非有賢俊之
遺光。祇響平陵之夜漏，空留荒苑之宿霜。過之者
不思居之者已忘。嗚呼！鏡鼓齊鳴，簫韶零落。騏驎
奔馳，駑駘纓絡。庭有烏鳶，山有白鶴。曲士升喬，高
賢負郭。曾霸圖之不如，况敢望乎鄙洛。若夫伊傅
為楫，周召為鐸。吟白駒之雅詩，奏雲門之翟籥。蘭
臺石渠之高楹，白虎天祿之廣幕。聖澤雲飛，皇恩
露灑。英華肆浮，麟鳳當道。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
常之寶。則亦有抵玉驚禽，揮金薙草。况乎鄰斗極
之光輝，通天漢之波濤。又何必徘徊幽咽，向茲臺
而游教哉。

懋勤殿賦

擬館課

黃扉日麗，寶笈雲開。帝座之光華，正燦東壁之淑
氣。迎來道衍圖書法象，觀乎天地學深墳典。奮迅
擬乎風雷我

皇上岐嶷敏睿，麗正凝神。本精一以立皇極，建中
和而定羣倫。納諫不遺葑菲，招賢旁及。隱淪武庫，
森嚴擗伐。悉遵廟算九功，歌敘民隱。日達楓
宸，固已樹儀型於百辟。貞仁壽於千春。若夫煥太

乙之喬皇曜句陳之暉麗黃雲紫蓋輪囷鬱其上
浮蘭妃金莖灑渺翔於天際珠宮貝闕復道斜通
銀榜璇題交衢迢迤飛重簷以切霞烟丹壁而流
蠶龍舸泛萬頃澄瀾長楊帶千章蔚鬱斯又足奠
六鰲而鞏四極應三垣而馭五緯爾乃廣闢別殿
宏貯縹緗鴻濛蠹而竦峙觚稜啟而景彰結組幔
於棼楣重綺錦於虹梁甲帳之月光如雪秘幄之
芸火生香瑤函左列竹素盈牀五庫標目於西清
四類充帙於東廂犀籤重積玉軸焜煌未足矜宛
委之寶冊何須論天祿之蘊藏當夫金門朝罷宣

政宴餘鸞珮聲遠鳳扇影徐名儒招從白虎大雅
延自石渠究道系於洙泗證心法於唐虞無黨無
偏闡維皇之敷錫天秩天敘繹臯陶之訏謨既朝
乾而夕惕復無倦而有恒顧民畀之可畏識當位
之利貞尊所聞而行所知高明光大有治人斯有
治法深切著明斯乃懋勤之實政匪僅肇錫以嘉
名矧夫歌叶雅頌文儷誥盤懸鉞倒薤戲鴻騰鸞
雲氣芝英之簡淵渟岳峙之觀漢武望而廢牘章
帝顧而輟翰以此乘泰運而御六龍映晨光而翔
五鳳采太史之陳詩第羣臣之嘉頌而時幾勅命

初暑思艱心游農野道弊先
天夜如何其夜未闌
瑤編萬卷寶炬殘流月瞳瞳
兮素華滿北斗低昂
兮殿閣寒豈比夫甘泉暉
章長樂未央凌霄飛雨
萑若披香九華仁壽百福
靈光列焚燎以布翼荷
棟桴而高驪雕玉填以居
楹裁金璧以飾璫祗矜
制度之煒煜何敢希道德
之輝光况乎文教敷宣
天威遐被都護方開劍閣
雲將軍已定三湘地碧
雞金馬之脩祀無勞蒟醬
橦華之輸將遂易百禮
具興萬舞咸備

皇情悅愉羣臣既醉降網
緼調元氣阜財解愠薄

湯子遺書卷六

賦

賦寬徭踰於穆之緝熙耳
擊壤之歌謠天下棄偽
而返本敦朴而去澆追
太始之元化偕華胥而逍
遙謹摛辭而頌

聖主微敢自託於王褒

長白山賦

維輿圖之廣大山川鬱紆
而蜿蜒實融結於太始
乃通氣乎乾坤環九州而
繇絡類枝柯之敷宣仰
北條之峩嶢望滄海而壇
延根彌固於華岱直嶢
嶢而造天雲中玉液分派
飛泉鴨綠南迴而浩蕩
混同北遼而澶潏若夫石
壁峯崎峩峩萬丈槩太

清觸緯象摘列宿於楹楣。邇天漢之灝曠，遠視則百嶺俱青。近循則一巖千狀，決飛瀑於層崖，汙盤渦於疊嶂。映朝夕而如金，隔青衫而若幃。既半散而照爛，輝天閭之閎閭。背藏太古之冰雪，面對神山之宕漾。乃其素烟晚施，白霧晨縈。或下橫而疑帶，或上冒而似纓。日月隱蔽以成陰，虹梁倒掛而崢嶸。三韭四明，五奧三菁。峨眉太白，廣霞赤城。曾未足方其崇萃，並其邃清也。千里之內，萬山駢擁。劍戟排連，勢若相拱。凝五瑞之偕來，望紫宸而遙竦。錫碧金銀，衆色炫動。遠近輕濃，窈蔚森聳。一旦

觸膚寸而溺然也。飛流崩壑，噴雪迅雷。蹴崖轉石，澎湃鏗鉤。不崇朝而雨天下也。豈比於崩崖之青，青其上則有猿猱狸獾，犴狎狢猩。紫貂白狼，狡兔飛鼯。豹熊羆獬，麕麇麀麋。擲飛捷於窮巖，蹕空絕於深壑。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悲鳴。其下則有丹石白拊，琳瑯砒硤。縹青結綠，瑛玢昆吾。磊砢磷爛，嵯嶻相扶。間以華芝靈藥，采色叢敷。醴泉涌出於其側，經崎嶇傾注而旁趨。至於鴻鴈雕鵠，鷹隼鷓鴣。交精旋目，繁鶩競翔。更有珍異之鳥，彩翰朱裳。禽經不載，漢賦未詳。巨樹林陰，樛枝叢倚。合抱

連卷形質喂岫垂條扶疎落英幡纒霜霰之所
凝風雨之所交砥連醫閭之暮光接扶桑之晨菲
良真宰之所寶護故鴻龐於茲而初啟遂誕毓乎
神聖同貞符於丹水東燭員嶠西耀崑崙北熿幽
崖南震朱垠陸警水慄無不奔走而來賓

皇帝儲精垂恩耀德布恩翱翔乎書圖逍遙乎禮
園歌清廟之雖雖載洪願之翻翻望豐鎬而顧念
升盼蠻於帝闈坐法宮遶近臣歷吉日協良辰乘
星犯露尋嶕剪榛靡薜荔以為席喻流霞於通津
紛長松之謾謾見僊鹿之性性藹藹紛兮獻玉節
萬春

湯子遺書卷六賦

十

闕天關兮開地垠光絢爛兮錫純嘏秩俎豆兮千

萬春

藉田頌有序 順治甲午館課

維

皇帝御極之十年海寓底定九州內外畢獻方物
大功既成禮文肇舉

郊壇辟雍典章稽古大小臣工黽勉率職

皇帝覽圖數貢慨然念曰予一人受

天明命撫臨億兆惟小民稼穡艱難朕何敢晏然其
上以忝

宗廟聞古天子自耕千畝以供粢盛有司其具典制以聞明年春朕將親舉之越明年二月宗伯陳期司空除壇

皇帝齋祓三日五更既興斗牛當中雲旗凝藹黛耜載輅公卿庶官翼翼恪恪奔走厥職庶民慶覩天顏載欣載喜既祭先農牲肥醴潔尊罍明備解韉秉耒具如儀式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有盛德大業必有奇文博能之士珥筆執簡以昭鴻烈故嘉禾獻瑞載於周書十千維耦周頌歌之煌煌燿燿照耀竹冊千百年來如耳聞目見稱爲絕盛今

湯子遺書卷六頌

十一

皇帝仁恩惠澤翔翔海表先是十日親祭朝日壇又遣官祭孔子廟又親祭社稷壇旬日之內四舉典禮而耕藉尤爲數十年未行之曠典使撰次不得其人是使

聖德不彰於後世而大化湮如也臣滋懼焉然臣聞圖治以誠不以文故耕藉之禮代有舉行而惟周之成王漢之文帝爲昭者蓋二主有仁心爲質故天必應之臣見

皇上軫念民依知非徒脩太平之儀者自茲以後五穗兩岐之瑞將繼周漢而興歌也已臣謹拜手

稽首而獻頌曰 於爍

皇運萬邦攸承海波晏然典禮肇興克敬

昊天嶽瀆式靈辟雍廟社鐘鼓維清乃眷下土小民
之依載笠載襖載耦載耜露之方瀼日也未晞暑
雨雲濛冬雪滢滢爰命宗伯考禮以進朕將躬耕
以倡田畯羣臣稽首恭承

明問敢不敬應以襄解慍日底天廟順時覲土誓
告協風工奏靈雨司空埽壇金吾陳輅載耒車右
載履南畝霓旌縹緲旗旒紛紛糾雲日開朗清霞出
阜帝乃三推下則五九各備其儀逮於農叟種稔
既播貽我來牟乃獻先農蒸蒸焯焯神農饗醴后
稷承羞百神醉飽庶姓歌謳執爵 太寢勞酒是
酬

帝乃眷命母螽母螽母電母雩以報

皇功豐年瀼瀼頌聲洋洋繼周越漢奕世無疆

十三經注疏論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
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
而天人性命之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
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叅

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畧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為兩晉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槩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璣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

義亦以弼為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

禪方象數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尚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爲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盛是爲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爲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疎淺往往與經言不合朱子疑是晉宋間人僞撰有以也孔穎達正義言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註頗得其要金履祥表註王柏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

採焉詩三百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訓詁是爲毛詩鄭康成爲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爲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已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即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

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邶鄘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為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

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子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為蔑而公穀則以為昧如築郿也左氏以為郿而公穀則以為微會於厥慙也左氏以為厥慙而公穀則以為屈銀至於君氏尹氏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將以何為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

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母乃刻與况乎徐彥揚士勛之疏為邢曷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賈逵服虔皮並為訓解而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曆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問有棄經信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註疏之大畧也至胡安國始以其意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其書固所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削爵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謂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尚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專主胡傅士子備耳剽目刺取左氏之字句以充

帖括蓋有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止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爲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宮鄭康成宗小戴作儀禮註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已復禮之功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卽性命精微所遇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者乎獨其文辭

質奧韓愈猶病難讀况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秘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爲黷亂不經何休以爲六國陰謀既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爲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

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為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為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為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澧採衆家以為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為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脩復王朝等禮喪祭二

禮付門人黃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為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為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宴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註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為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而上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尚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劉炫宗之

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為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做孔鄭舊義為註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為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為

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此外此論體制則有說文諸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為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人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達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

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悉本先儒成說不敢妄出意見

自記

○二十一史論

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是不明尚書之義春秋之旨也夫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脩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

也事辭章而道義猶不悖焉次也二者皆失斯為下矣司馬遷史記創為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為五十餘萬言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寬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為之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自為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經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道劉知幾之所短哉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

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而思精由今觀之論竇武誅中官爲違何故天理論班勇使西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何法本耿之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譎不經文辭繁縟春秋之義於斯盡矣然論序詳明不可誣也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武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帝曹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使非習彥威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時以何法盛等晉書未善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至宣武本紀陸王二傳煌煌御撰何其盛也然而史官之事至以天子臨之且志傳分手叢冗駢麗語林世說盡入青編幽明記名摻神咸被採錄何可不辨也宋書本承天之舊事雜晉魏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思廉梁陳二書實卒父志祖父揚名言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鑿戒頗多不可得而泯滅也收之後魏借公報私毀譽失實百藥北

齊避諱畧號遷就弗端後周牛弘惟務清言德業繼之率多牴牾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北二史刪畧繁蕪編摩簡徑比之正史實為過之魏徵隋書本末備舉倫貫有敘陳壽以來罕有其儔劉昫舊唐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是昧制度之原忘喪亂之本長孫與敬宗並書昌黎與禹錫同傳則賢否無別功罪等觀目劉蕡以文苑而直節泯然例吳淑以外戚而卓行蔑著則大節掩於細謹高德蔽於閹閹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之所以釐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後而削去詔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厭姓氏多訛年月屢異君子歎之矣蓋歐宋平分學術稍殊固不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澹宕當雲擾瓜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故一唱三歎迴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本紀史之綱維也古之史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舉駁雜細碎志傳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凡起例舉無要領載事立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且卷帙最繁而缺畧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

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畧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序官閥兼載奏章褒刺失據袞鉞無憑何其疎也金史簡潔遠勝宋遠蓋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才集衆長而削藁迫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書陳書十載告成而今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一代良史胡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歎之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長而克己無我幽明不愧後能誅姦諛而發潛德安得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議史事哉

湯子遺書卷六論

七

○春王正月辨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為確不可易而余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

宋朝諸儒狂
不能游獵自
負著書之名
傷矣

月合建酉者

夏時方八月也

何得雨雪如白

此時

言無冰月令

建丑夏時上

月也己偏嚴

奈何得筆冰

如異也

為建酉月故雨雪為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衆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為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

湯子遺書卷六辨

書

亦繫之王見丑月為周之二月寅月為周之三月非同於殷正同於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為之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或曰四時之序夏正為善周公大聖人也以冬為春可乎曰陽明言之矣陽生於子而極於己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陰生而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陽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何不可之有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為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為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為見於

子月
也周
建
左書
王

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爲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爲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爲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乎日論道之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於正朔者孔子爲當時諸侯強橫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

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爲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爲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爲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爲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爲春以周正月爲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曰幽風亦周詩也何以用夏正曰周之先世以農事開國后稷公劉以來固虞

以說更是

夏商之諸侯也為虞夏商之諸侯必用虞夏商之
正朔且幽風述民事夏正為切而春秋明一王之
大法尊周為重未可以為例也曰諸家引商書元
祀十有二月以為商不改月之證何歟曰書缺有
間矣商之時制固無從得而考要之不可以例周
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
秋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於此獨不加論焉
亦以為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為冬而孔子獨
書曰春三子能已於言哉

湯子遺書卷六終

湯子遺書卷六終

三

